

北京胡同女孩

麦琪 著

× × × 出版社

**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和生我养我的胡同**

老 祖

——《北京胡同女孩》代序 麦琪

胡同正从大地上一片一片地消失着，那些伴随了影响了世世代代北京人生活的胡同。沉重悲哀？轻松快乐？遗憾困惑？大概此种感情皆有。

我是在胡同里生胡同里长的，我的老祖也就是我爸爸的奶奶把我带大。老祖是 1888 年出生的，在胡同里生活了一辈子，她去世的那一年我九岁。记得上小学之前老祖每一天清晨带着我去遛弯，她的小脚裹得很小，她说是五岁的时候她的母亲给她裹的，她开玩笑说她的脚永远五岁。她拄着拐杖走路，却精神抖擞，一路上我们总是遇到很多熟人，那些人也都叫她老祖。

老祖去世的时候，父亲不肯让我参加葬礼。父亲是个太敏感太重感情的人，他说我太小，接受不了死亡，于是母亲把我送去外婆家住了一个星期，再回到家里的时候老祖就没有了，永远的没有了。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世上万物都有消失的时候，因为连老祖也会消失。

胡同消失的感觉，让我想起这件事情。

胡同，于历史是一种建筑方式，于人生是一种生存哲学，于我，是感情的故乡，是生我养我的流动在我身体里的血液。

这两年，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感情上，我的生活都开始平静下来了一些。闲暇的时候，给湛秋讲过一些胡同里的故事，他听了说，你为什么不动用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写一部有关胡同生活

的小说呢,这个提议在我心里像种子一样埋藏下来了。但是,我也深深知道,当时我还不具备进入创作状态所需要的精神条件,心理上我还有太多敏感的障碍。当时写作《爱情伊妹儿》,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我精神世界里必须发生的一次洗涤,我无法背负着深重的心理障碍生活和写作,我知道,必须在纪实小说《爱情伊妹儿》完成以后我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创作状态。《爱情伊妹儿》的完成,无疑给了我一种别人或许无法理解的如释重负感,所以,可以说这部《北京胡同女孩》是我真正的创作历程的开始。

不过,与2000年写作2001年出版的《爱情伊妹儿》同时,《北京胡同女孩》的构思就已在我的心里蠢蠢欲动的萌生了。如果说,《爱情伊妹儿》是一部我私人感情历史的图画的话,那么《北京胡同女孩》则是另外一种情史,是献给生我养我的胡同——这另外的情人的一幅图画。

说实话,《北京胡同女孩》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一天有个朋友打电话问我写得如何,我对她说非常残酷,因为湛秋是我的第一位读者,有这样一位读者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太敏锐太透彻,他是一个唬不住的批评者,我在书中运用雕虫小技和耍小聪明的地方,没有一次不被他识破,这种时候心里实在很痛苦也很尴尬,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有时候是喜欢用一些貌似高深的东西唬人的。

和《爱情伊妹儿》一样,在写作《北京胡同女孩》的过程中,湛秋又一次成为了我的第一个读者和严厉的批评者。这部小说前后修改了三次,他的批评每一次都让我从最初的痛苦困惑到最终的心服口服,我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多么不懂得写也不懂得读,有湛秋这样中肯也残酷的教导,我知道自己实在是非常幸运的。就像是在欣赏过许多现代小说以后,重新欣赏古典小说,在画过了几年现代画以后,又一次重新学习素描一样,在这部小说

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感到一种久违了的学习的激情和冲动，对于我个人来说，这种感觉恐怕是我写作这部小说所得到的最珍贵的收获了。

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我想在这部作品中，以自己的方式，把现代的激情和古典的朴素结合起来，把现代的随意而歌和古典的按部就班结合起来，把现代的哲学议论和古典的细节描写结合起来，使得小说不是说教式的哲学议论著作，但是读者又可以从感受哲学，我以为小说不是情绪的无遮无拦的发泄，小说的抒情不是诗歌和散文的抒情，它应该是抑扬顿挫的有情节发展的合情合理的完整的抒情。

《北京胡同女孩》的背景当然有它的强烈时代性，我想描绘出在这特殊的背景下五个女孩子的成长经历，我想写出一种古老的朴素的生活的消失，这种成长和消失在人生中以它的深层的真实和悲哀感染了我，在艺术上触动了我的灵感。

胡同是一个象征，这个巨变的时代的新旧交替的象征。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世界在眼睁睁的看着这块魔术般缤纷激荡的土地。这些年，我居住在澳洲，每一次回国自然对这种变化就更加敏感。

人生下来了，以后，是要死的，这是人生。

但是，人生也好，历史也罢，有一种精髓贯穿着人类发展的进程，那就是激情。它联系着人生中的你我，联系着历史进程中的前前后后。激荡着变化永远是绝对的，安静和平衡则是相对的。我们生下来是要改变什么的，往美好的地方往前再走一步。一切都不可能原封不动的永远存在下去，生命本身是创造的过程，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创造性的，是美妙的也是痛苦的。《北京胡同女孩》是一部情史，故事发生在 1988 年到 2002 年这个中国激烈变化着的背景之下，书中的五个女孩

子因为这激荡和变化,心灵经受了深刻的痛苦和欢乐的感受,因为这感受,胡同作为一次存在在消失之前是辉煌的了。我想把这辉煌的感情献给胡同献给胡同里居住了世世代代的北京人,献给充满了憧憬渴望欲望的女孩子们,献给纯朴智慧的正在困惑和痛苦中探索的中国。

我想描画出五个创造着自己人生的女孩子。无论是被渴望和动荡纠缠着的柳西红,还是保守安宁的惠娟,无论是抑郁自杀的永远年轻的玉萍,务实的周莉,还是科学天使林梅,她们都是平凡的,像你和我一样,她们也都是不平凡的,像你和我一样,她们在各自的生活命运里憧憬着追求着欢乐着悲哀着。

胡同女孩,她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她们的身上蕴含着一种和胡同密切相关的东西,胡同的人情和世俗,胡同的宽容和狭隘,胡同的繁琐和单纯,这些平凡与不平凡构筑着胡同里北京人的人生。

胡同不仅仅是居住方式,更是一种生存方式,感情联系方式,没有人会否认建筑方式本身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我们在搬出胡同的同时,也是告别了一种活着的方式。那么我们的搬迁也就意味着搬进了另外一种生存模式,不过美国的高楼大厦是不适合我们的,我们所喜欢的生存方式呢?高楼的建筑体系在本质上是否合乎人性呢?

胡同废墟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思索空间。

我动笔开始写《北京胡同女孩》的时候正是悉尼一个夏天的夜晚,夜空总是给人很多的幻想。那个晚上,我幻想着自己回到了北京,发现老祖坐在大门口的青石台阶上,我问她怎么回来了,她说回来看看。

我想,我也是因为想回来看看,于是把自己放进《北京胡同女孩》里去了的,同时也更想往前看看。

在写作这本书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多次许多非常琐碎的细节让我不禁泪流满面,好像我一次又一次的被提醒着,那些让人感情冲动的事情看起来是那么平凡,而正是这种平凡使人生变得珍贵和崇高。

最后我想感谢一直关心着我的读者,感谢你们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的支持和鼓励。谢谢你们!

2002 年 12 月 15 日于澳洲悉尼

第一章

一九八八年 胡同里五个女孩儿
情窦初开的十八岁聚会

这五个女孩子从豆元胡同走过来又走过去，豆元胡同是一条很狭窄的胡同。

从南头到北头，从北头到南头，在两米半宽的小土路两边，座落着四十八个院子。她们十八岁了。

不远处的已经三年了还没有竣工的工地上，小伙子们在她们走过的时候，吹着口哨。风吹起尘沙，在安静的胡同上空飘荡着。

诱惑是美丽的。

诱惑是危险的。

哪一天是生活开始的时候呢，十八岁是一个不耐烦的年龄。

坏女人苏丽娅出走惹翻了古老的胡同

“坏”女人的影响总是巨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总是由“坏”女人和好男人写成的。秦始皇再暴虐也还是褒多贬少，而杨贵妃则是祸水了。

1988年的3月，当四十岁的有异族血统的女人苏丽娅和她三十二岁的情人在胡同眼睛的敌意的注视下从豆元胡同消失的时候，胡同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女人已经写下了一段历史，而且影响了胡同里几个美丽的女孩子的一段人生。

十八岁的柳西虹这时候的想法还很简单，在她的觉醒了的身体和感情空间里，她渴望着一种刺激，那种刺激可以把它叫做爱情的冲动，也可以把它叫做青春的冲动。反正女孩儿的花季是谁也搞不懂的吧。

对于十八岁的女孩子来说，爱情这个词汇是书本上的，冲动这个词汇是自身的。

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因为它的悠久历史以及对舶来文化的抵制的顽固情绪，而给人的感觉不仅古老，而且神秘和沉重，或者说不太轻盈。这种不很轻盈的感觉，浸透在深红色的宫墙和灰色的胡同里，浸透在清晨遛鸟的老人手里提着的摇来晃去的黑布罩着的鸟笼里，渗透在夏夜昏黄的路灯下打扑克的人们的叫真的喊声里，浸透在春节各家各户串门拜年的喜气洋洋里，那种感觉很难讲得清楚，但是又那么明显地存在着。

北京，分东城，南城，西城，北城，五六十年代，最后一部分宽厚的城墙被拆掉以后，北京就失去了一部分的威风凛凛了。

北京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城墙，没有了城墙，算什么北京呢！老年人下意识里当然无法那么快就忘掉规矩，常常会失口说出一句“别回来得太晚，城门要关了”。

中国的历史和北京的四合院是密切相关的，北京，自公元1067年（元至正四年）就成为了全国的首都。北京，现有文物古迹7309种，其中五种已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老北京随便带着你在胡同里走走，就可以指点出一些史记来，袁世凯住过的锡拉胡同，康有为住过的米市胡同，北半截胡同41号那是谭嗣同的故居，棉花胡同66号曾经住过蔡锷将军。

而且，北京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长城是不相上下相映生辉的，知道中国的人就知道长城，知道长城的人就知道四合院。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这一代人，自然没有领略过北京的真正面貌，他们虽然在胡同里生，胡同里长，但是听着老年人管火柴叫取灯儿，管太阳叫老爷儿，

管收音机叫话匣子，觉得好笑得很了。

有人说，女人是映照一个时代变化的最微妙的镜子，女人人生的历史是最好的时代历史的缩影，或许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永远有意无意的给女人设置了许多框子，于是女人的成长里，永远包含着一个时代最完美的道德和不道德，最本分的守护和最本性的渴望的冲突。这冲突激烈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在变迁的时候。

八十年代的中国就面临着这样的变迁了，那变迁可以说是从1976年龙年大地震以后开始的，那凌晨的几秒钟的震荡，使北京胡同里许多几百年的老房子坍塌和倾斜了，那种倾斜在以

后的几年里，开始蔓延到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去了。

特别是胡同里的女人。

大地震十二年以后，1988 年的 3 月，春天的风把温暖和温柔吹进空气里来的时候，树根下的土地开始有了些松软的时候，豆元胡同三十三号院里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一个有丈夫的四十岁的女人，抛弃了丈夫和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比她年轻八岁的男人私奔了。更骇人听闻的是，那个男人曾经是她丈夫的妹妹的男朋友。

这个女人叫苏丽娅，孩子们称她娅姑。

苏丽娅近来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大概除了柳西虹以外），三个月以前突然从三十三号院消失了，据说不久离开了北京。那个没出息的前丈夫老吕则提前退休回到老家顺义去了。

这个可怕的事件给胡同里的人们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地震，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事不仅标志着世风日下，而且居然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给他们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苏丽娅的身世复杂，她是从新疆到北京的，所以本来就不是北京人，更不是胡同人。她十几年前嫁到三十三号院子里来做了吕家的媳妇，那个时候，胡同里的老居民就在背后对这个容貌艳丽，高傲冷漠的女孩子议论纷纷，说吕家的儿子鬼迷心窍娶了个中不中洋不洋的女人，对苏丽娅的身世更是胡乱猜忌。

据说苏丽娅的祖父是从阿拉木图那地方过到新疆去的，她的父亲因为给新疆军阀做过事，解放前夕跑到台湾去了。那时候苏丽娅才一岁，母亲改嫁了，她三岁时，妈妈又生了个小弟弟，继父对她不好，小苏丽娅经常饿得到饭馆捡吃的，成了半个流浪儿，连小学也没有上好。五八年，从北京去新疆劳教的一位好心的作家老人看苏丽娅可怜又异常聪明可爱，就征得她母亲的同意，在回北京的时候把她带到了北京，苏丽娅勉强进入了中学。

但是，不幸的是，文革开始以后，这位好心人经受不了残忍的批斗终于跳楼自杀了，苏丽娅重新成为流浪儿。她搭火车回到新疆找母亲，发现母亲已经不在人世，这一次她成了真正的孤儿。于是她又搭车回到了北京，决定把北京当成家了。

这一天，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找到了她，把她介绍到了区办的小缝纫厂，苏丽娅总算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

苏丽娅第一天上班，走进那个三十平方米的用两小间平房改建成的工厂，就发现自己成了大家议论的对象，简单的白衬衣黑裤子，穿在她身上好像也是风韵十足，把她丰满匀称的腰身衬托得让那些中年女人们又羡慕又嫉妒。

在人们的悄声议论里，她低着头，把黑亮卷曲的长发用一根别针盘在脑后，就俯身在缝纫机上，前一天老太太才教了她的如何用缝纫机，这个时候她却已经俨然成为了熟练工人。

下班的铃声一响起来，她就马上停住手里的活计，站了起来，把一块新疆式的披巾搭在肩上，从那些拉家常的女人身边走过去，窈窕的身影就从门口消失了。

这闺女可真漂亮。一个中年女人感叹道。

那不叫漂亮，叫媚，你没看到她那眼睛吗，睫毛那么长。另一个女人说。

介绍苏丽娅来做工的老太太神秘的说：我正在给她介绍对象呢，她是一个孤儿，出身又复杂，得赶快找个好人。

这么一说，几个中年女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松了一口气，好像这个神秘莫测的高不可攀的女人突然和她们接近接近了一层。

三十三号院子吕家的儿子吕海涛，比苏丽娅大十岁。父母早逝，属于根红苗壮的工人阶级出身。领导和朋友多少次给他介绍对象，都没有谈成。这一次，他看着介绍人递给他的苏丽娅的照片，眼前一亮。心说，这个女的太美了，能看得上我吗？他

的心怦怦的跳的利害。

这个女孩子出身太复杂了，他对介绍人说，不过，还是见见吧。说着，又看了看照片，苏丽娅那长长厚厚的一头黑发，那覆盖着长睫毛的闪着诱人的神采的眼睛，那丰满的胸脯，圆滚滚的腰身，把吕海涛惹得神魂颠倒了。

那时，苏丽娅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嫁就嫁吧，她想在北京有一个家，而且吕海涛又孤身一人，这合她的胃口。

结婚以后的头几个月，两口子过日子开始也比较平和。老吕不开心的是苏丽娅很少言语，进门出门也很少跟邻居打招呼，胡同里的人们对她开始有些‘另眼相看’，不久以后，让老吕更受不了的是，那些男人们总想用眼睛再她身上占什么便宜。老吕开始找自己媳妇的茬了。他觉得苏丽娅整个是属于他的，动不动就训斥似的让苏丽娅做这做那，而苏丽娅总是用她那又黑又亮的眼睛回报他，闪闪那长长的睫毛，却又不吭声了。老吕觉得苏莉娅和他一起干什么都是被动的，做爱也是。为此，有几次他甚至动手打了苏丽娅。但那女人还是闪着睫毛用黑亮的眼睛回答他。老吕的妹妹也二十来岁，经常带她的男朋友来玩。后来不知怎么的，苏丽娅竟和他好上了，他们之间怎么传情怎么约会又怎么私奔，胡同大院竟然一无所知，这个秘密真可算是胡同里开天辟地第一桩的秘密了。

这一次，苏丽娅的伤风败俗的举动把胡同里老一代的人激怒了。

胡同里的八十八岁的德高望重的云老太，把吴老太等几个老人召集在一起，做了一次‘法’，目的在于洁净空气，使这个胡同里的正气上升邪气入地。

在这条胡同里，只有云老太懂得这种‘法事’了。

二

西虹和惠娟两种不同的美丽 一个终于要惹起风波的秘密

三十三号院的大门是那种叫做‘如意门’的北京住宅里很普通的大门，门口有三级青色的石阶，门枕两边各有一个小石头狮子，不过据说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来只

是普通的方门墩。大门上贴着一副不算工整但是很有意思的对联：上联是：活得开心

不如活得顺心，下联是：过得如意不如过得长久。横批是：和睦相邻。

这条一百多米长的小胡同，坐落着四十八个院落，百十来个家庭，老老少少五百来口人。胡同里的人们是那种或多或少活得很幽默的人，他们在自己简朴的拥挤的生活里发现了生活中的一个真理，那就是活得开心不如活得顺心。

苏丽娅事件以后，三十三号院子就因为这个丑闻而闻名了。正是俗话说得好：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

三十三号院是很规范的四合院，这个小院，即使经过了文革和盖小房的土木工程洗礼，除了东屋的小厨房大了一些，几乎占到了院子的中间以外，院里的格局却还算是整齐有序的，正北的上房（坐北朝南）加上两边的耳房，共住了三家，柳西虹家住的就是正北的两间，惠娟家住在北房的靠西的耳房里，一条小小的游廊把她和柳西虹两家连在了一起。正南的房子加上两间耳房也住了三家，东西厢房各住了一家。再加上大门过道的解放前用

来做厕所的一间也改建成了住房，现在住着单身汉赵大爷。这小院子里一共住了九家。

从大门口可以看到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硬心影壁，上面原有的字迹已经看不清了，据老人说，那上面的题词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什么状元的手笔呢。

这个闷热的中午，灰砖灰瓦的小四合院里一片慵懒的宁静，只有知了声在吵鼓着，大人们都睡午觉了。

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两个女孩子，柳西虹和丁惠娟在院子里的丝瓜架下聊天，这两个女孩子，都活到了对爱情对生活此类的话题非常感兴趣的年龄了。

柳西虹和丁惠娟不仅同岁，而且生日是在同一天，两个女娃娃诞生的时候，三十三号院子热闹过一场，那是 1970 年，买东西凭购货本，基本工资才三十八块。但是，大家还是凑足了一些鸡蛋和肉，加上一瓶二锅头，好好的醉了一次。这两个女孩子一直是三十三号院子的宝贝和骄傲。

坏女人的影响力一般比好女人的影响力要强大，为什么呢，大概女孩子的心底里都一种渴望‘坏’的成分，因为‘坏’的深层意思是明显的，那就是说，你活得超出了常规。

在大院里，苏丽娅只和柳西虹说说话，在苏丽娅私奔前一天，柳西虹和苏丽娅还聊过天，好像苏丽娅还把什么塞到了柳西虹手里，这个隐秘的动作被柳西虹妈看见了。在苏丽娅失踪以后，柳西虹居然当着众人的面说：“这有什么伤风败俗的呢！”

她的母亲，为了女儿的言语几乎昏过去，幸好有众人拼命劝说，小孩子不懂事，她才喝了一口丈夫递过来的水，喘出一口气来。

丁惠娟把柳西虹妈扶到椅子上坐下，说：“阿姨您放心吧，柳西虹是我的朋友，我了解她，那只是一时情绪，她会向您赔不是

的。”

丁惠娟是一颗平衡行星，她的出现永远使人觉得放松和恬淡，即使是大人们也不得不赞叹她的这种气质和能量，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她总是觉得自己应该照顾别人，安慰别人，大概因为她生来具有一种理解别人的能力，这种理解让她无法像柳西虹那样随心所欲。你尽管随心所欲了，可是别人呢，别人的担忧和安慰呢，你就不管了吗！她总是这样问柳西虹。

她的身材修长，站起来的时候，亭亭玉立这个词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柳西虹在丁惠娟这种温和的逼迫下，总是一次又一次的不得不向父母认错，每一次认错以后，总是想大喊大叫对惠娟发泄一通。同时她又觉得惠娟是对的，她并不想让父母伤心，她很爱他们，她自然愿意父母为她而自豪骄傲。

“我看，坏也就是活得诚实。”柳西虹说。

惠娟虽然很喜欢苏丽娅，但是，她总是觉得常规既然存在就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

“我看呀，人活着还是平心静气的好，那叫水平。”

“如果平心静气就是生活的标准的话，那么地球上的房子都换成寺庙算了。”

“别歪曲我的意思，你就是爱走极端。”惠娟摇头叹气，对柳西虹激动的脸色表示着无奈。

“我得回屋了，这些天我妈把我当贼似的看着，好像每一分钟都应该是在看书做习题才对。”

高考就要到了，柳西虹正在母亲的高压下不得不复习功课，柳西虹母亲想让柳西虹考师范学院，以后当老师，可是柳西虹对这种职业简直无法想象，她还不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她起码知道自己绝对不想当老师。她的心里有一种不安分的，